

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

以適過行者皆紕其勞。

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紕其勞也。紕，却退也。此本以適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

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

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

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

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

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

都尉。

徐廣曰：一本無置字。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

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五八六

五八七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

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

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

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

大夏于賓，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

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蔥嶺

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

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

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苟悅作放效失之矣。

余不敢言也。注索隱、札記即信之即、放效、放、ナシ、失之、下、素字、ア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

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

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閉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于此。自是弄骨肉于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沒士馬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

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浩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闕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相等。安從而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所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常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雖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為。雖未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於蠶室之禍乎。吾於此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

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囚。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慷慨。感歎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揚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

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以儻。謂細碎苛法亂政。

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

二者皆謂云云。方苞曰。二者皆謂韓子。而學士。則多。世二

稱セラルルヲ謂フ、蓋
俠客ノ獨リ儒盛ノ排擠
スル所ト爲ルニ感ズル
アルナリ。
至如以術取宰相云云、
方苞曰、功名俱ニ春秋
ニ著ハルルハ、其行事
具サニ國史ニ載スルヲ
言フナリ、固ト言フベ
キナシハ、即項黈黈道
フニ足ラザルナリ、蓋
公孫弘張湯等ノ輩ヲ謂
フ。

議。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

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

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

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

為樞。而甕牖二室。上漏下濕。獨坐而弦歌。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阨

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

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

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

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

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

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

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

竊鉤者誅云云。方苞曰。稱侯之門。必其仁義。世俗ノ毀譽。愚ニ足ラザルヲ見ハスナリ。語。莊子ニ本ヅク。竊鉤者誅ハ、俠客ノ文罔ヲ捍スルニ喩フルナリ。竊國者侯ハ、弘湯上ヲ誣ヒ民ヲ殘シ、以テ高位ヲ竊ムニ喩フルナリ。侯之門仁義存ハ、世人弘湯ノ醜ヲ知ラズ、而テ之ヲ稱美スルヲ謂ルナリ。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云云。方苞曰。此拘學。

始入或ハ驪ヲ抱ク、世ノ取ル所ト爲ラザルニ及ベバ、則其初志ヲ變ジ、以テ世ト浮沈シ、而テ榮名ヲ取ルニ若カズト爲スチ、驪ルナリ、所謂榮名ハ、即術ヲ以テ宰相卿大夫ヲ取ル、君子ノ所謂榮ニ非ルナリ、曲學阿世卑鄙ノ論ヲ爲シ、以テ俗ニ儂ウス、乃世ト浮沈シ以テ榮名ヲ取ルノ術ナリ、近世延陵、札記志疑ニ、延陵二字漢書ナシ、按ズルニ、疑フ下信陵ニ涉テ誤行ス、然ルニ徐野民本已ニ然リ。

田仲王公劇孟、錢大昕曰、王公ハ即王孟ナリ。

乘不通輪牛注案、札記當輓ノ下小爲輪牛、四字アリ、晉灼曰、輪ハ輪也、輓ハ輓也、牛ナリ、顏師古曰、輪ハ重挽ナリ、音工豆反、晉灼是ナリ、按二輪ハ輓輪ノ横木、馬領ニ怨スル者ナリ。

立傳本意、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一本子作與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一本比作此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音以豉反。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

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歌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牛。徐廣曰。音維。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鞦音古豆反。案大牛當輓。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爲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髡鉗爲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

乘傳車將、札記志疑云、漢書乘傳車將二作、東師古曰、傳車二乘、東二出テテ大將ト爲ルナリ。

陽翟薛況、札記況兄二作、云、素隱本見、各本況二作。

陰賊、漢書陰賊賊、陰二作、顏師古曰、陰賊ハ陰ニ賊害ノ意ナリ、感シテ節操ヲ立ツルナリ。

劉攻不休及鑄錢掘冢、札記雜志云、漢書休乃鑄錢掘冢二作、師古曰、仇ナリ、劉攻セザレバ、則錢ヲ鑄冢ヲ發クナリ、是休字下ニ屬シテ句ト爲ス、及當ニ乃ニ作ルベシ、不字後人ノ加フル所ナリ、貨殖傳ニ、起則相隨劉攻、休則掘冢、又其一證ナリ。藏命作姦注素隱云云、錢大昕曰、命ハ名ナリ、藏命ハ病歷名ト音フ如シ。與人飲使之嚼注云云、錢大昕曰、嚼ハ嚼ト同ジ、脫文、嚼ハ酒ヲ飲ミ盡スナリ、嚼漢書五行志、嚼復嚼ハ、京郡酒ヲ飲ミ相強アルノ詞ナリ。

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索隱曰。閻音閑。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人。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潁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索隱曰。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辟音避。陝當爲邾。陝音如冉。反。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河內軹人也。

五九四

五九五

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案劉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爲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

解曰居邑屋、蘇師古曰、邑屋、猶今人村舍巷舍、卜言、如キナリ。至踐更注如淳曰欲得頭更踐、札記踐、錢二作、云、三、踐、二、踐、ス、考、謂漢新明和注二據、改、

徐廣曰。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

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

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

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

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

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

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索隱曰。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

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

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

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

去。令雒陽豪居其閒。索隱曰。漢書作無府。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閒也。乃聽之。解執恭

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之。不

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

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爲解迎亡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

貧。不中訾。索隱曰。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

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

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

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

且無用待我、札記云、此待我字下ニ涉テ衍ス、漢書ナシ。

事可出之云云、如淳曰、事免出ヲ爲スベキ者ハ之ヲ出ス、顏師古曰、厭ハ滿ナリ。

舉徙解、漢書南之ニ作ル、顏師古曰、其送ヲ兩差シ、解ヲシテ之クナ得シメザルナリ。

為人短小不飲酒、札記志疑云、七字複出、衍ナリ。

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小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不接而接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日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

東道趙他羽公子注索隱、札記、舊解以趙他羽公子為二人二作ル、錢大昕曰、上下文ナリ以テ之ヲ證スレバ、則趙解是ト爲ス、春秋傳ニ、鄭穆公ノ後羽氏アリ。朱家之類也、札記云、吳校本之ヲ所ニ作ル、漢書ト合ス。

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救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救、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東陽蓋具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一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念人之難。免難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販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己。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

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

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景時有閔孺。正義曰。籍閔皆名也。孺幼小也。此

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

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鵓鷄。貝帶。漢書音義曰。鵓

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鵓鷄鷄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鵓鷄。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鵓鷄。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脂

粉。索隱曰。傅音付。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

士宦亦有之。札記云。南宋舊刻毛本士字作仕。

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

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文名也。

北宮伯子。

正義曰顏

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官者也。

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

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

徐廣曰著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櫂行

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

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

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袈帶後穿。

索隱曰袈音篤。髮衫襦之橫者。

覺而之漸臺。

正義曰括

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

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

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

索隱曰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悅之。

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

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

正義曰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

官至上大夫。文

後人漢書二依テ改ム、自ハ則日ノ語ナリ、按ニ顔師古曰、獸シテ而テ之ヲ求メ、夢ミル所ノ者ヲ求ム。

嚴道銅山注正義邑案經ノ邑、札記案ニ作ル、考云フ案チ邑ニ誤ル、考得自鑄錢、札記云、中統本吳校金板自チ以ニ作ル、疑フモト日ニ作リ、誤シテ自ト爲ル。

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

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

伏後寄死

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

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

其

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啗吮之。

索隱曰啗音任格。反。吮音仕亮反。

文帝不

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

問病。文帝使啗癰。啗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

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

告鄧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

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

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也。

吏輒隨沒

乃令假衣食云云、顏師古曰、公主其衣食ヲ給スルナリ、而テ號シテ之ヲ假借シ、通ノ自非ニ非ズト云フナリ、吏ノ没入ヲ恐レ、故ニ託シテ云フ然リ、此所謂不得名一錢ナリ。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札記乃不其篤ニ作ル、云フ南宋本毛本乃不ニ作ル、各本倒ス、方苞曰、庸ハ用ナリ、帝之ヲ寵愛スト雖モ、而モ任用ハ則甚ダ篤カラザルナリ。

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

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没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

耳。案仁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

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頽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媽與上學

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

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

時。媽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

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騫馳視獸。江都王

六〇四

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

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

此。賺媽。徐廣曰。賺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

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

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

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

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

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

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

給事狗中、漢書給事狗監中二作。

弦次初詩、方苞曰、延年能夕弦音ヲ以テ、新造樂章ヲ比次スルナリ。

埒如韓媽也。

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埒等之名。

久之浸與中人亂。

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

人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

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

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

百世可知也。

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傅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鶴入侍。傅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沾。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

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

索隱曰。髡音苦。魂反。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物也。

長不滿七尺。滑

春秋以道義。札記道字。ナシ。云フ。浚本以下道字。ナ行ス。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錢大昕曰：世家及史記按之，是年齊楚交兵，事不詳。此傳言多，信之不足。

有穰田者，札記穰字，二作，注亦同。

云：案本蓋如毛本，各本誤。而說曰：札記而字，上兩字。而說曰：札記而字，上兩字。而說曰：札記而字，上兩字。

帝謂注喪於也，札記於扶二作，云扶於於二誤，考證改。

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

六〇八

六〇九

曰：案謂為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田求福穰。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小耳。言豐年收撥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窶音樓。等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田之中有新可滿車。○正義曰：汗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鞠臆。徐廣曰：鞞，收衣裏也。裏，衿也。鞞，臂捍也。音溝。鞠，曲也。臆，音其紀。反。又與臆同，謂小臆也。○索隱曰：鞞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

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飯反直視貌○索隱曰眙音與睽同謂直視也丑飯反音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

其後百餘年錢大所曰優孟楚莊王事亦在子光前二百餘年在

此傳後百年云乃踏歌之甚者而子光前二百餘年及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

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

長八尺多辯常以

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槨楓豫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椁類縣反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

銅歷爲棺注云、錢大昕曰、歷卽歷字、說文、兩或入歷二作ル。

我孫叔敖之子也、札記之字ナシ、云フ中統游王柯凌子之上字アリ、南宋劉劭毛本ナシ。

楚王左右、札記王下及字アリ、云フ南宋中統游毛吳校板並ニ及字

アリ、御覽四百五十一引テ亦アリ、又三百九十六引テ與ニ作ル。

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蓄葬之。以壙竈爲椁。索隱曰。皇覽以壙竈爲椁也。銅歷爲棺。索隱曰。歷卽釜鬲也。齋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云。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

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

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

本亦然、今移正ス。故事滑稽、札記、篇題下索隱楚詞云以下ヲ移シテ此下ニ注ス、云フ單本館テ東方朔後ニ在リ、今此ニ移ス、各本改テ篇題下ニ係ク。

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蒙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

六一六

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謫譖乳母之人也

東方生名朔注以遷內為是、內字衍ナリ、札記ナシ。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

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彼優游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

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與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

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

說之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

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徹宮

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

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

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

輒乙其處、楊慎曰、乙字、讀テ、其止處ニ乙字ノ如ク之ヲ記スルナリ、今ノ書程起止ナリ。

時詔賜之食食一本作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

宦署門也。札記雜志云。宦下者字。脫。類聚御覽所載。文選西都賦注。別賦注。引。並。

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

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此一篇大指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孟。天下平

均此言時平无所須才。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蓄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

六二〇

固有常也。札記有子其
二作ル、云フ王柯浚本
其ナ有ニ作ル。
建章宮後閣重ノ下注正
義、札記閣字ノ下ニア
リ、在長安縣西北二十
里故城中ニ作ル。

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此中言天下無害無所施才也。故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乃言。詔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

六二一

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

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

封為長平侯。

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

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

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

徐廣曰。衛青傳云。乘說年。而拜為東海都尉。

將軍止車。前東

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

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

至於吾水上。札記於余。余之作。云。淺本余。於。二。誤。也。

懷寶者也。注索隱郭上。東字。不脫。札記。ア。リ。

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云。凌雅曰。此淳于髡。李光裕曰。此褚先生。未備。ハラザル所ナ補フ。誤入ニ非ズ。

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

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

從弟子女千人所。札記云。千ヲ十二作ル。云フ浸本千ニ歸ス。

得更求好女。札記云。御覽三百六十七引テ。得ヲ待ニ作ル。義勝ル。

簪筆折注正編爲華。札記謂之爲筆四字ニ作ル。云フ官本館。各本華

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皆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

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

二歸入。

冠前爲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處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腰側傾也。

嚮河立待。

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畱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畱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

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滹沱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會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澆其後也。

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

漚民田注正。義以富澆魏之河名。札記以富魏之河內。二作ル。云フ富下澆字ヲ衍シ。内ヲ名ニ誤ル。左思魏賦。鄴都賦。二作ル。云フ都字ヲ脫ス。以上並ニ考證。澆志ニ據テ改ム。

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
 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
 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
 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
 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
 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
 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
 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
 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
 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
 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
 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
 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

當能別之注案隱是人見
 思。札記云。單本是仁
 恩三字二作也。蓋上ノ
 而化ニ連テ文ヲ爲ス。

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
 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
 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
 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
 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
 子賤爲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
 敢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鳴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
 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索隱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

卜於長安。

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

正義曰。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

日者列傳、劉辰翁曰、張守節謂、日者傳、太史公作、所、非、非、ト、其辨、深、深、ト、亦、登、生、ノ、能、ク、ス、ル、所、ナ、ラ、ン、淺、種、陸、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作、ル、所、ト、注、首、索、隱、曰、札、記、集、解、ニ、作、ル、云、フ、淺、本、誤、テ、索、隱、ト、題、ス。

相從論議易、札記云、論語毛本倒ス、師易、御覽七百二十五引テ講、習ニ作ル、疑フ今本誤

以觀采注易、札記云、疑フ倒ナリ。

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

筮必以易。易用。與段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

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

項禮正襟危坐注索隱攬也。錢大昕曰。獵攬受相近。

俯俛為敬。

所賢者何也。札記云。中統本吳校金板賢字貴ニ作ル。下文別賢同。

多言誇殿。札記雜志云。嚴讀テ讀下爲ス。說文讀也。誇讀也。

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烏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誇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

比周賓正、饒大所曰、賓讀ア撰ト曰フ、六國表、陪夏賓之、張儀傳、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皆撰業ノ職ナリ。

虛公家、札記云、元龜八百三十三引テ虚耗公家ニ作ル、疑フ今本脱ス。

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費。 讒趨而言。索隱曰。讒音纏。纏趨猶足恭也。 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 人求長官。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

才不賢、札記云、元龜引テ不才不賢ニ作ル。

旋式正基注索隱下以作卦、札記下ヲトニ作ル。

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 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 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鳴臬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卽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基者。筮之狀正基。蓋謂下以作卦。 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

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索隱曰：倣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

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

吉凶後乃有之。

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

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

索隱曰：倣音方往反。

以破

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

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

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

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

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

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

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

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

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

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

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

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

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

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

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

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

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

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

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曰。芒。白芒也。

音莫。索隱曰。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

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

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

精。徐廣曰。音所。幽案。離騷經曰。懷椒精。而要之。王逸云。精。精米。所以享神。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精者。卜

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精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

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

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

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

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

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

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

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

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

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

噤口不能言、札記云、索隱本口字ナシ、疑フ行ナリ。

不見奪精、浸種陸曰、說文、精ハ財ヲ齎シテトニ同フナリ。

太史公曰云云、重份曰、太史公其體宏深、務ムト雖也、然ルニ其詞極テ精緻、時ニ清澁ニ涉ルモ、義亦微妙ナリ、總策實錄游俠等傳ノ如キ、其論議亦出入アリ、而テ文ハ則絶高ナリ、口者傳注詳自肆、然ルニ其間亦繁詞アルニ似タリ、又褚大ノ筆ニ非ズ、意フニ季主ヲ記スル所、自ラ當時舊文アリ、而テ褚之ヲ述フルカ。

閒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

六四二

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錢大昕曰。天人家。藝文志。見。或云。當。天。一。二。作。三十一家。天。一。六。卷。泰。一。二。九。卷。アリ。

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六四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凡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和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

龜策列傳。方苞曰。此篇文氣班孟堅。類。褚少孫。能。作。所。非。支。入。錢。大。日。張。龜。錄。書。褚。甘。臣。往。來。龜。策。求。得。能。然。此。今。上。位。文。其。同。褚。先生。能。作。所。非。

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

六四七

六四六

隨策定數灼龜兆。札記云玉篇按之也。揅、扶容切、灼龜兆也。揅、蓋即此文引之。而揅其上句失之。是揅本揅之字。孫他曰：容切揅ノ下。孫他曰：兩手分而數引之。亦索隱下合之。又云：通作揅。則見ル所ノ史本。已ニ揅ニ作ル者アリ。

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揅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功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揅策定數徐廣曰揅音逢一作達○索隱曰揅謂兩手執著分而切之故云揅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

遊蓮葉之上注蓮一作
領、札記云、領疑フ領
ノ屬ナリ、集韻、荷、
蒼之或字、文選七啓二、
寒芳蒼之集龜、注史文
神龜當其於芳蓮之上ナ
引キ、云フ蒼領ト同ジ
ト、則荷亦蓮ト同ジ、
江傍家人、札記云、御
覽九百三十一引テ人家
ニ作ル、疑フ今本誤倒
ス。

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
曰。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詢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
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音背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
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

千歲松根也。札記雜志云。茯苓松根二非。

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雷反。擣蓍。即聚蓍。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捐兔絲。去之。卽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

御覽樂部、及ビ附雅翼引テ松胎ニ作ル。
其叢生滿百莖、札記雜志云、類聚草部、御覽百卉部、引テ其叢生百莖共根ニ作ル。

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

之見其光、札記之ヲ必ニ作ル、云フ游玉淺本

必チ之ニ誤ル。
玉出於山、札記出テ處ニ作ル、云フ淺本出ニ誤ル。

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

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滋潤

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

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蚘

蠶伏之。

徐廣曰。許氏說淮南曰。蚘龍。龍屬也。音決。○索隱曰。蚘當爲蛟。蛟音龍。注音決。誤也。

王者得之。長有天下。

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臚骨。穿佩之。
徐廣曰。臚音乃毛反。臚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索隱曰。按

檢太卜官、札記此下又太卜官三字アリ、云フ三字柯淺本重ネズ、蓋脫寫ナリ。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札記雜志云、水經決水

規矩以輔副以權衡、錢
大所曰、規相安、衡曰、
東方ノ神、規ヲ執リ春
ヲ司リ、南方ノ神、衡
ヲ執リ夏ヲ司リ、西方
ノ神、矩ヲ執リ秋ヲ司
リ、北方ノ神、權ヲ執
リ冬ヲ司ルト、此規矩
權衡ヲ云フ、四方ヲ指
シテ言フ、四維ヲ併セ
テ八卦ト爲ル、此遁甲
式、今人云フ所ノ奇門
ナリ。
視其吉凶介蟲先見、錢
大所曰、此冬至後壬子
日庚子時ナリ、子ヲ夜
半ト爲ス、宿牽牛ニ在
リ、冬至ノ候ナリ、子
ヲ玄武ト爲ス、其占ヲ
介蟲ト爲ス。
今昔、子注索隱云云、
稽慎曰、此篇、凡昔ヲ

用ル者、皆夜ト訓ズル
ナリ、上文月ヲ視斗ヲ
觀ルヲ以テ之ヲ言フ、
恐ラクハ只是夢ミルノ
夜ノミ。

雲雨並起、札記雲ヲ雷
ニ作ル、云フ游漫本雷
ヲ雲ニ爲ス。

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
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
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勑。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
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
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宿在牽牛。
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曰。漢。天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
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
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
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
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

六五五

六五四

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
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
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
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
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
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
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
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
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
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

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

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

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訕。音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田爛切。設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謂諸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爲

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耰，覆種也。說文云：耰，摩田器。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囿者謂之囿。方者謂之廩。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隻。出於昆山，明月

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微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

桀有諛臣名曰趙梁、鉸大所曰、桀臣趙梁、村區左、本紀皆之ナシ。

設為象郎、札記云、御覽八百八十五引、應作、按、ズルニ、准用子本經篇ニ、桀紂為象室、瑞象郎、即此事ナ、說文、麻字ナシ。

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曰。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筯。為與羹連。或非箸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筯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脰音衡。脰。脰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姓。競。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

食狼而驕、札記狼ナ根ニ作ル、云フ遊柯本根、他本狼ニ誤ス。

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涓沸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

自比桀紂、札記此下又桀紂二字アリ、云フ毛本此二字ナ重ヌ、各本脫ス。

務以費民、札記桀志云、民當二境ニ作ルヘシ、當即諸字ト對ス。

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

傳之賢士、札記云、士疑之當元王、二作ルベシ、上下文ト約ス。

大悅而喜、札記云、喜疑之當元王、二作ルベシ、於是元王、云フ元王二字疑フ衍ナリ。

理達於理、札記雜志云、文雖ナ成サズ、御覽方術部引テ程達於理ニ作ル。

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是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曰。音疔。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爲鼓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

六六四

六六五

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丞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攀。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蠡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蠡門射法也。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

賢者有恆常、札記云、恆常當ニ其一ヲ衍スベシ、聖漢世恆ヲ諱テ常ト爲ス、後人之ヲ兩存ス。

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鵠。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鵠仰地。淮南萬畢曰。鵠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

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蝟蛆似螻。大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蝟而大。

黑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

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句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句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句中無

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句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句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句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

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

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

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缺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

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六六六

六六六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

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

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

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

也。十二月 十一月 中開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

謂兆首仰起。足開 盼開 索隱曰。音琴。盼謂兆足斂也。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五

月 橫吉 首俛大 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

十一月注。中開內高外下。札記以正。文正為下。云。此下兆乃正文。各本混。今正。解。作。今正。四。月。札記云。管。三。月。上。二。在。ル。ハ。シ。首。仰。札。記。首。上。空。格。ヲ。為。ス。云。フ。南。宋。中。統。游。毛。首。上。空。格。誤。ヲ。ズ。王。浸。上。四。月。二。連。又。柯。本。脫。ス。注。索。隱。音。魚。兩。反。正。義。謂。兆。首。仰。起。二。作。ル。云。フ。柯。本。索。隱。卜。四。月。下。二。係。フ。浸。本。索。隱。二。混。入。ス。盼。開。札。記。云。當。二。足。

於二作ルベシ。首俛大、素隱、札記云、當二首仰下二次シ、不文取世ノ首俛大三字ナリ。而正義ヲ以テ、索隱ノ後二次スベシ。ト禁日、札記日、日ニ作ル、云フ南宋割刻毛本同シ、他本日、日ニ如食已ト、札記云、ト字疑フ行ナリ。以日且、札記日、月ニ作ル、云フ南宋中統游毛與校金板同シ、他本月ナリ日ニ屬ス。

微也。索隱曰。微音叫。謂微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

旦祓龜。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義曰。以常月

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為常法。人

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

一。○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索隱

曰。梁。米也。卵。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遞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梯。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米雞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

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窳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

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

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夫子玉靈。荆灼而心。

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筮。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筮音

近策。或筮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惡。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

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

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

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

得也。頭仰足眡。內外自隨。可得占。

灼鑽注素隱。札記造謂鑽。灼之。處荆若木。二作ル。云フ荆若木三字疑フ行ナリ。灼首曰正足。札記云。灼首ノ下。疑フ曰正首灼足五字ヲ脫ス。假之。札記云。之疑フ爾字ノ誤ナリ。下文假之同。數刺。札記云。南宋本舊刻刺ニ作ル。雜志云。素隱刺ニ作ル。皆刺ノ誤。既文。荆策ナリ。刺聲ニ從フ。刺聲音近シ。故ニ徐音策。集韻策著也。或作刺。職ハ即徐ニ本ツク。其欲卜。札記其ナ某ニ作ル。云フ某ナ其ニ屬ス。下文ニ依テ改ム。手足收。札記手ヲ首ニ作ル。云フ首ヲ手ニ誤ル。今改ム。下手足滅去同シ。靈龜卜祝。札記云。靈龜二字疑フ行ナリ。某身良ノ下。札記良字アリ。云フ南宋中統舊刻游毛同シ。他本良字ナ脱ス。內外自隨。札記隨ヲ垂

ニ作ル、云フ隨ニ誤ル、
下文ニ依テ改ム。
卜占病者、札記云、占
字疑フ行、首上開、云フ
中統本上ナ止ニ作ル、
疑フ足ノ魂文ニシテ、
而テ上ニ仰字ナ脱ス、
内外交駭、云フ駭字疑
フ行ナリ。
呈兆首仰足盼、札記云、
卜兆ナ按スルニ、蓋首
仰足附ナ以テ類ト爲
シ、首仰足盼ナ類ト爲
ス、今各條首仰アリ首
俛ナシ、疑フ傳寫誤ル。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不死
首仰足盼。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
有内。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

仰足盼。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首仰

足盼。呈兆。若横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

仰足開。身正。内自橋。外下。不勝。足盼。首仰。身首 徐廣曰。一作簡。 内下

身首注一作簡、札記云、
此上正ニ對シテ首

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盼。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見。首仰足盼。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見。首仰足盼。盼。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内下。足盼。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横

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盼。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盼。呈

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

開。

フ、首字開字皆非ナリ。

行首足開、云フ首字下
亦仰字ナ脱ス。

於願、云フ盼字疑フ行、
而テ盼字又盼ノ隨行ナ
リ。

足開有盼外、云フ盼字
疑フ、行ナリ。
不去自去、云フ自去ニ
字疑フ行。

ト居室家ノ下ノ身折
節、札肥身節折ニ作各
本節折倒ス、官本誤ル、
云フヲズ。

ト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ト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盼首仰有外。

ト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盼。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ト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ト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盼有外。若無漁。

身作外疆情、云フ疑誤アリ。

若無漁、云フ無字疑フ
衍ナリ、漁ハ即後文云

フ漁人也、疑フ人字ナ
疑ス。

ト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盼有外。

ト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盼。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ト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盼首仰若橫吉安。

不遇呈兆、云フ疑フ下
疑文アリ。

ト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ト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命曰橫吉安、云フ各本
上下天雨霽ノ條ニ逆

ト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

ス、錢鑿石云、宜ク別
ツベシ。

過一日不得不得、云フ
二字複行ス。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云
フ呈兆下疑フ既文ア
リ。

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六七五

聞言不聞、下聞ナ聞ニ
作ル、云フ聞當ニ來ニ
作ルベシ。

故其莫、云フ疑フ莫即
其字ノ誤行ナリ。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灾。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聞。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

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

雨不雨霽小吉云フ霽
下脫文アラン、次條雨

霽小吉云フ雨下脫
文アラン。

吉。

命曰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民疫無疾、云フ按字衍ナリ、或ハ無下ニ在リ。

雨霽雨霽、云フ當ニ雨雨霽霽ニ作ルベシ。

内外自吉、云フ吉字疑フ誤ル。

命曰。橫吉内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

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盼。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雨霽不霽、云フ雨下脫字アラシ。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

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命曰。首仰足盼。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崇。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而市買不得、云フ而字疑フ即市字ノ誤行ナリ。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行行不行、云フ第一行字衍ナリ、中統毛本ナシ。

雨不雨霽不吉、云フ吉上舞字ナ脱ス。

行行來、云フ來字當ニ重ヌベシ。

聞盜遇盜、云フ上聞盜來不來ト云フ、此誤ニ

非レバ、即衍ナリ、爰凶辭下脱字アラソ。

上柱足、云フ三字疑フ行ナリ。

命曰。首仰足盼。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盼。以占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

內外自隨、隨者垂二作
ル、云フ隨ニ限ル、今
改ム。

吉。

命曰。頭仰足盼。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

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盼。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

行來者來、云フ行下、疑
フ者行二字ヲ脫ス。

此橫吉、云フ首ニ當ニ
龜兆ノ形アルベシ、傳
寫之ヲ失フ、以下各條
此ニ效フ、又疑フ上文
命曰各條上亦之アリ、
上柱外內自舉、疑フ
一內字ヲ衍ス。
柱足以作、云フ作疑フ
許字ノ誤ナリ。

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
繫、札記繫字留上ニア

各本字錯下ニアリ、今正ス。

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母罪行行來來田
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云フ葉校本狐ヲ交ニ作ル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畱母罪難出可居宅可
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微云フ中統柯本吳校金板狐ヲ交ニ作ル

此狐微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畱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
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留繫有罪望ハ繫畱ニ作ル云フ繫畱倒ス今正ス

此首俯足盼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畱繫有罪望行
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有求不晦云フ晦字疑フ誤ル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畱母罪難出

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母傷
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
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盼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
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
一日不死

首仰足盼云フ此條又當ニ上ニ連メヘシ

首仰足盼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母傷行不

以聚有罪、云フ以下疑フ脱字アリ。

大論曰注索隱云云、歸有光曰、此褚先生補スル所ト雖モ、之ヲ存シ以テ太卜ノ書ヲ見ルベシ、但蔡漢開ノ書ニ似タリ、三代ノ書ニ非ルナリ。
首俛者憂、云フ此下當ニ首仰云云アルベシ、傳寫脱ス。
行者足開、云フ行字當ニ來ニ作ルベシ。
內高而外下也、云フ疑フ脱文アラシ。

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

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燕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

外者人也。內者

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

大法病者足矜。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矜者不至。行

者足矜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矜者不得。繫者足矜不

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亡。其繇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李夢陽曰。予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嚴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饑者爲沽名。解衣救寒者爲飾譽。子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唐順之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範。法固森然也。

董份曰。遷答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譏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先敘述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內土俗。而極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來富者。又別一體。汪道崑曰。太史公豈貨殖而羞貧。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願儻知大節。卽偃蹇終世。弔詭者猶有取焉。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

正義曰。晉亡。

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

老子曰云云。趙恆曰。至治之極。不相往來。至也。老子ノ言ナリ。

必用此爲務。與之爭
ニ至ル、老子ノ説ヲ破
ルナリ、而テ之ヲ解チ
爲シテ曰、惟當ニ之
因リ、之ヲ利導シ、之
整齊シ、之ヲ教誨スベ
シ、而テ之ト爭ハザル
可キナリ、若老死相往
來セザラシメント欲セ
バ、則必其耳目ヲ盈シ
テ乃可ナルノミ、豈能
ク行ハレシヤ。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
嗜欲既ニ開ク、勢民利
ヲ欲スルノ心ヲ閉セ、
而テ至治ノ極ニ反ヘス
能ハズ、故ニ善者亦之
ニ因リ、之ヲ利導スル
ニ過ギザルノミ、其次
教誨整齊シ、猶能ク利
ヲ導テ、上下ニ之ヲ布ク
最下者ハ、與ニ爭ヒ、
心計ヲ以テ之ヲ取ル、
所謂賦ヲ加ヘズシテ國
用自ラ足ルナリ。

夫山西饒材竹云云、方
苞曰、古者國ニ分土ア
リ、民其居ニ安ンジ、
遠商大賈ナシ、故ニ略
各地ノ出ス所ヲ舉ゲ、
此善者ノ因ル所ナリ、
農而食之云云ハ、此之
ニ因リ之ヲ利導スルノ
事、虞夏以來ノ政術ナ
リ、太公管子ハ教誨整
齊ノ事、王道ノ始ヲ變
ズルナリ。

犀瑋瑁、札記志疑云、
通志犀下象字アリ。
注正義徐州、札記徐州
ニ作ル、云フ釋ナ徐ニ
譌ス、拾遺云、徐州龍門
縣ナシ、唐志、龍門縣
貞觀十七年徐州ニ隸
ス、徐當ニ釋ノ誤ナル
ベシ。

山出棊置注正義山上
精、札記精上有字アリ、
云フ有字考證管子ニ據
テ増ス。
物賤之徵貴、董份曰、
賤極レバ則人之ヲ弄
ツ、故ニ其必貴ナリ、
自注ノ術正ニ能ク貴賤
ノ徵ヲ明カニシ、而テ
之ヲ弄取スルナリ、微
チ以テ求ト爲ス、認ル。
商不出則三寶絶、三寶
ハ金銀銅ヲ謂フ。
虞不出則財賤少、虞ハ
山澤ヲ掌ル者ナリ、財
ハ材ト通ズ。

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
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輒音挽。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

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

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

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徐廣曰。紵屬可以爲布。○索隱曰。穀音谷。維反。穀。木名。皮可爲紙。纊。山中紵。可以爲布。音盧。紵音佇。今山閒野紵亦

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索隱曰。南子二音。薑桂金

錫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瑋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

平州盧。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龍縣。

如置棊子。往往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精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

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

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此二句即下文貴上極則反賤二句。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之徵賤。各

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

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

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

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開。辟。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

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奪予索隱曰。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

丘。地潟鹵。徐廣曰。潟音昔。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

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

斂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

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

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

附焉。伏後案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

九府注正義、札記外府、下泉府アリ、職金ノ下職幣アリ、云フ考證、漢書食貨志ニ據テ増ス。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

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

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

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說土者。土穰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早資舟。水資車以待也。

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

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爲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

天下壤壤、浸種陸日、填下穰ト通用ス、鹽鐵論此語穰穰ニ作ル。尙有患貧、札記有テ猶ニ作ル、云フ浸本猶ヲ有ニ作ル。乃用范計然、方苞曰、太公管仲ハ富國ノ巧者ナリ、計然ハ富家ノ術ヲ以テ國ニ施ス、則少ク貶ス、故ニ之ヲ太公管仲ニ別ツ。

早則資舟水則資車、顏師古曰、早極レバ則水アリ、水極レバ則旱アリ、故ニ早時ニ於テ預メ舟ヲ蓄ヘ、水時ハ預メ車ヲ蓄ヘ、以テ其貴ヲ待テ、其利ヲ收ムルナリ。糶二十云、浸種陸日、二十、九十、八十、三

積蓄之理、錢大昕曰、著古ノ貯字、說文、字辨ト訓ズ、物ヲ積ムナリ、是積貯ノ本字、而テ字ハ著ト通ズ、詩俟我於著乎而、即當字ノ字ナリ、此又通ジテ積字ノ字ト爲ス。

之陶爲朱公注正義齊州平陽縣、札記拾遺云、齊州ニ平陽縣ナシ、陽當ニ陵ト爲スベシ。

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方苞曰、財物ヲ以テ人ニ貸シ、而テ其息ヲ責メス、即下所謂金錢ヲ子貸スルナリ。

皆稱陶朱公、方苞曰、陶朱公、子貢、白圭ハ、富家ノ巧者ナリ、故ニ並ニ能ク長ズル所ヲ試ムルヲ以テ之ニ許ス、倚頼而下ハ、則商賈ノ誠意ナル者ノミ。

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則無。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爲貨殖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篇。又音符殄。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曰。國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

六九五

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件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

朱公。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索隱曰。服虔云。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陶今定陶也。

治產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謂擇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

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

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

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

什倍其價與之畜注索隱、札記謂之上、什倍其當于之畜七字アリ、又倍也、下、當字漢書作倍也七字アリ、雜志云、索隱本價字當二作、今本後人漢書二依テ改ム、廣韻、價、當也、當價下同義。

巴蜀寡婦清、札記雜志云、蜀字下文二因テ衍ス、按ズルニ、索隱特ニ漢書巴蜀婦清ヲ引ク、蓋見ル所ノ本、巴ニ蜀字ヲ衍ス、故ニ漢書ヲ引テ之ヲ正ス。

名也。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繪物。閒獻遺戎王。

徐廣曰。閒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

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閒獻。猶私獻也。

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

索隱曰。謂戎王價之牛羊十倍也。畜

至用谷量馬牛。

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谷音欲。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

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

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

徐廣曰。涪

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正義曰。音

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計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

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

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

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

地重。方苞曰。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遠近齊。異。地重。其土厚。而人。性敦重。ナルナリ。

重爲邪注索隱長音。札記云。音疑。邪。誤ナリ。

及秦文學。膠居雍。原云。札記云。史記云。李當。二德。二作。ル。シ。志疑云。通。志。字。ナ。シ。方苞曰。居。雍。句。ト。爲。ス。原。離。蜀。之。貨。物。ハ。下。東。諸。諸。朝。鮮。之。利。ト。文。義。正。ニ。相。類。ス。蓋。其。原。二。居。テ。而。テ。並。ニ。之。ヲ。受。ケ。ル。ナリ。

獻孝公。札記志疑云。孝字衍ナリ。

武昭治咸陽。札記志疑云。武當。二。孝。二。作。ル。ベシ。

因以漢都長安云云以下。方苞曰。漢興リ。海內。一。ト。爲。リ。舟車通

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邪。

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

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

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爲奸邪。○正義曰。重並逐。

拱反。言關中地重厚。及秦文孝。繆居雍。隙。

徐廣曰。隙者。閒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

索隱曰。賈音古。

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曰。櫟音藥。卽櫟陽。

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

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

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

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

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

竹木之器。南御滇僊。僊。僊。僊。僊。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

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褻斜結。穀其口。

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褻斜道。狹。結。其。道。口。有。若。車。

セザル所ナシ、故ニ詳ニ行買ノ地、道里疆界、漢マシ所ナシ、其民ノ性質習俗ニ及ブナリ。

秦郡注正陽白翟所居、札記曰皆二作、云フ皆ナ皇ニ誤、今改。

於懷伎注伎音堅、札記云、注中伎字疑フ誤ナリ、類篇、伎、居企

切一音アリ、毛本注伎字ニ脱ス、又以士ナ北土ニ作ル。

類聚不均注捷捍、札記捷ナ健ニ作ル。

楊平陽陳椽其間、札記椽ナ椽ニ作ル、云フ毛本椽、椽二仙椽下、此文ナ引ク同ジ、他本並ニ椽ニ作ル。

懷急注一作惠、札記云、按ズルニ、懷惠古通、一作二字、疑フ上ニ涉テ而テ行ス。

多美物注美一作弄、札記云、漢書張敖帖、疑フ美字ノ誤ナリ。鼓鳴瑟跕履、札記云、漢書張敖帖、跕履ニ作ル、注張敖曰、跕履也、云

穀之湊、故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鈔。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

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

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音腰。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

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

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

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

陳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皇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恆

州石邑縣北。蓋蔚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

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儉伎。晉灼曰、儉音慨。伎音堅。伎。

環曰、懷音慨。今以士名。強直爲懷中也。○索隱曰、懷音冀。伎音寘。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

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戰反。奇羨謂時有餘衍也。其民羯羸不

均。徐廣曰、羯音兒。一音囚。凡反。皆健羊名。○索隱曰、羯音已。紇反。羯音慈。紀反。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

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

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椽音逐。緣反。陳椽猶經營馳逐也。溫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潞等州也。北賈趙

中山。索隱曰、溫軹二縣名。屬河內。○正義曰、洛州及定州。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

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絹。一作儇。一作惠。音翽也。仰

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索隱曰、椎即椎殺人而剽。

之。休則掘冢。作巧姦治。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爲倡優女子。

則鼓鳴瑟跕履。徐廣曰、跕音帖。張晏曰、跕履也。環曰、跕履爲跕也。○索隱曰、履音所綺反。游媚貴富。入後宮。徧

フ屋宇誤ル、下環日ナ引クニ據レバ、疑フ當ニ臨ニ作ルベシ、集附、臨、顧、曳、クナリ。渡河之別注彭水、札記注水ニ作ル。微重而矜節注於一作務、札記志疑云、御覽百六十二引テ、重而務節ニ作ル。

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

正義曰。洛水本名彰水。邯鄲在其地。

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

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

徐廣曰。矜一作務。

濮上

之邑徙野王。

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

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

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

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

谷至遼東。地踔遠。

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勅。教反。亦遠騰貌也。

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

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

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悍也。

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

桓夫餘。

索隱曰。鄰一作臨。臨者亦卻背之義。他並類此。

東縮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索隱曰。縮者縮統其要津。

則上云臨者謂卻背之也。○正義曰。番音潘。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

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閭達多匿智。

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

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閭達而足智。

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

風也。其中具五民。

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

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

索隱曰。齷音側角反。又音側斷反。

頗有桑麻

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

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徐廣曰。在滎陽。

芒碭以北。

徐廣曰。今爲臨淮。

屬巨野。

正義曰。鄆。

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

此梁宋也。

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

陶睢陽。

正義曰。今

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

亦一都會也。

徐廣曰。今之定陶。

昔堯作游成陽。

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

於雷澤。

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曰。澤在雷澤縣西北也。

湯止于亳。

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也。

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

其氏臨注案隱云云、札記云、南中統王本並二側角反ニ作ル、疑フ側字誤ス、又臨側斷反ノ音ナシ、疑フ當ニ又作斷ト云フベシ、漢書地理志ニ、洙泗之閒斷斷如也。及後、札記及下其字アリ、云フ南宋舊刻毛本其字アリ、他本脫ス。屬巨野注在鉅野澤、札記云、在ハ當ニ有ニ作ルベシ。梁宋也注今陶之浚儀、札記陶字ナシ、云フ各本今下陶字ヲ行ス、舊刻ナシ。陶睢陽、札記陶下、集解徐廣曰、今之定陶、正義、今曹州ト注シ、睢陽下、正義今宋州宋地也ト注ス、云フ城ヲ地

二誤也。考歷志二據
テ改ム。
昔魯作游成陽。札記云。
按メルニ遊ニ作レハ辭
ナナズ。遊疑フ於字
ノ下。下二句ト一例ナ
リ。

楚夏之交注夏都計陽
城。札記。計字ナシ。
云フ都下計字ナ行ス。
考證刪ル。

矜已諾。札記云。王本
矜ヲ務ニ作ル。

東楚也注今海郡也。札
記郡ナ州ニ作ル。云フ
州ナ郡ニ誤ル。考證唐
志ニ據テ改ム。

胸繪以北注沂州。西丞
縣。札記沂州之丞縣ニ
作ル。云フ官本之。各本
西ニ作ル。疑フ皆誤行
ナリ。承テ丞ニ誤ス。郡
縣志ニ依テ改ム。

衡山注正義云云。札記
云。項紀正義。括地志
ナ引キ。故郡城在黃州
黃岡縣東南二十里ト。

此取州ニ作ル。蓋下長
沙正義ニ涉テ誤ル。而
テ此文百字。郡縣志ト
合ス。彼注ノ闕ヲ補フ
ベシ。
江南注正義徙郢宛城。
札記郡ナ陵ニ作ル。云
フ陵ヲ城ニ誤ル。考證
郡縣志ニ據テ改ム。南
楚之地。云フ桐陵南楚
二字ヲ取ヌ。王本ナシ。

閩中于越。札記于チ干
ニ作ル。云フ舊刻干。各
本于ニ誤ス。說漢書雜
志ニ見ユ。

江南卑溼丈夫早夭。錢
大昕曰。賈生傳。長沙
卑溼ト言フ。是レナ
リ。

豫章出黃金云云注正
義括地ノ下。札記志字
アリ。云フ官本志字ア
リ。各本脫ス。錢大昕
曰。即上文所謂。南出
金錫連ナリ。篇中江南
ハ。皆豫章長沙南楚ノ
地ヲ謂フ。今ノ江南ニ
非ズ。

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

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

夫自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

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

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

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為郢都。楚之都

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

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

陳在楚夏之交。

正義曰。徐廣曰。皆在下郡。○

正義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

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僮取慮。徐僮取慮。徐僮取慮。

則清刻矜已諾。正義曰。上音紀。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

俗類徐僮。胸繪以北俗則齊。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繪縣在沂州。西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

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

徐廣曰。都郢縣屬江夏。○正義曰。故郢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有萬里沙洲。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

合肥受南北湖。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湖。南北俱至廬州也。

皮革鮑木輪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

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正義曰。括地云。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

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

九疑蒼梧以南。徐廣曰。九疑山。在營道縣南。

至僑耳者。正義曰。今僑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僑耳之地。

不足以更設注故費用、札記故作願、作ル、云フ願ヲ故ニ誤ル、漢書注ニ依テ改ム。

武關鄖關、漢雅陸曰、鄖關ハ、是古ノ鄖國、今ノ鄖陽ナリ、徐廣願字ニ作ル、誤ル。

山西食鹽注地鹽、札記地ヲ池ニ作ル、云フ官本池、各本地ニ謂ス。嶺南沙北因往往出鹽、方苞云、沙漠ノ北自成ノ鹽アリ。火耕而水耨注鹽五、札記除草ニ作ル。

與江南大同俗。而楊州之南越民多焉。
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正義曰。番禺音潘。禹音虞。今廣州。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
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穎川南陽皆夏地也。

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

西通武關鄖關。
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索隱曰。隕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爲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

徇亦作郇。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

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

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
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卽出石鹽及地鹽。

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

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
徐廣曰。乃避反。縣直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

果隋。札記隋字隋。作ル、云フ索隱本毛本、字類引隋字作ル、注同。他本隋字作ル、俗省ナリ。贏蛤注正義。札記果隋ノ下ニ注ス。防今爲搖。搖字種ニ作ル、云フ各本種ヲ搖ニ爲ス、注改ム、雜志ト合ス、下並ニ同ジ、足蠃魚蟹。螺ハ卽チ贏ナリ。疑フ下ニ蛤字ヲ脱ス、述地云、乃故云、下云字ハ志ノ誤ナリ。故リ改ニ作ル、志疑云、改テ故ニ謂ス、考證改ム、錢大昕曰、說文、隋字ナシ、蓋卽隋ノ省文ナリ、索隱讀テ徒火切ト爲ス、是ナリ、漢書竊ニ作ル、音隋ト相近シ、正義安ニ果搖方言ナリキ、韋氏氏ナリ、ル、訛ノ甚ト謂フベキナリ、按ニ錢說ニ從ハバ、果隋誤給ト讀ムベシ、此說是ニ似タリ、種ハ小積ナリ。皆竄注正義竄。札記蛛字竄ニ作ル、云フ各本蛛ニ謂ス、淮南修務訓ニ依テ改ム、按竄ハ蚌ト同ジ、蟹屬ナリ、錢大昕曰、皆、說文諸ニ作ル、兩口ニ从フ、

也。果隋。
徐廣曰。地理志云。作竄。○索隱曰。隋音徒。火反。竄音郎。果反。

贏蛤。
正義曰。隋今爲搖音同。上古少字也。贏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之

賈而足。
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

皆竄。
徐廣曰。音紫。皆竄。苟且墮爛之謂也。駟案應劭曰。皆弱也。音灼曰。竄。病也。○索隱曰。竄音庚。○正義曰。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

儉生。無積聚。
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儉生而已。不爲積聚。乃多貧也。

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

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

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

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

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

走死地如鶩ノ下、札記者字アリ、云フ南宋中統初劉游毛本雜志宋本ナリ引ク、並ニ者字アリ。

更富廉賈歸富。

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

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

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

徐廣曰鶩一作流。

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契鳴琴揄長

袂躡利屣

徐廣曰揄音與躡一作跣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

目挑心招

正義曰挑音田鳥反。

出不遠千

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

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

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

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縉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

此有知盡能索耳、方苞曰、索亦盡ナリ、淳于堯傳、冠纓素絕ストアリ。

德者人物之謂也、方苞曰、德人物ニ被ル、然ル後澤百年斬ニザルベシ。命曰素封注正義氏於封君、札記氏ヲ比ニ作ル。封者食租稅云云、錢大昕曰、按ズルニ、漢書富平侯張安世、國陳留ニ在リ、別邑魏郡ニ在リ、租入歲ニ千餘萬子延壽嗣ギ、上書シ戶邑ナシ減ス、徙テ平原ニ封セラレ、一國ニ并ス、戶口故ノ如ク、而テ租稅半ナ減ズ、然ラバ則漢時戶口租稅固ト多ク殊アリ、史公歲率戶二百ト云フ者、其大略ヲ舉グルノミ、又匡衡監ノ安樂鄉ニ封セララル、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園陌ヲ以テ界ト爲ス、初元元年、郡園陌ヲ圍陌ヲ以テ平陵陌ト爲シ、四百頃ヲ多クス、是ヲ以テ之ヲ

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

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

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

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

素封

伏案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

封者食租稅

歲率戶二百

正義曰。率音律。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

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

朝覲聘

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

十萬

索隱曰。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

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

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

漢書音義曰。五十四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四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噉千。所記各異。

蹄角千

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

千足羊澤中千足彘

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

チ引クアルベシ、仍古字ノ音ナリ、炎反、説文云、此仍集解ノ文ナク、當ニ孫炎説云ニ作ルヘシ、即裴孫叔然ノ説ナリ、下文ノ如キナリ、孫字ヲ脱シ反字ヲ行ス、乃炎反ヲ以テ上音貽ニ連本、貽炎反ト爲ス、人ナシテ何字ノ音タルヲ知ラザラシム。

鮪鮪注正義ノ上、札記、索隱、説文云、鮪、海魚、音胎、鮪魚飲而不食、刀魚也、爾雅謂之鮪魚也、鮪音才爾反、又音齊、注ス。

魚也、鮪音鮪、鮪反、案破鮪不相離、謂之鮪兒、漢、云、鮪、鮪類及鮪集、鮪爲此解、而鮪生之字見、與此同、案鮪者小鮪魚也、注ス。

沃野下有蹲鴟

徐廣曰古蹲字作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漚既一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琅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

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

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爲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民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

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

章昭曰優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膏

游閑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膏

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

徐廣曰魯縣出鐵

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賈貸行賈徧郡

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

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

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母刁

止爲刁氏作奴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

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

齊秦楚趙之中

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

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市、云阻俗者、合市也。香古外反。淮南子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魁。注云、干木度市之魁也。注云、
 蜀卓氏之先注徐廣、下、札記、索隱注、卓一作涼、並音斷、一作關、涼亦音泥涼、亦是姓、故齊有涼、漢有涼、與涼氏同出、或以同音涼也。注云、汶山之下、札記、索隱、汶山下、上音唯也。注云、
 漢書、札記、索隱、漢書云、運籌以買漢、注云、
 漢劉之民富注漢池、札記云、池疑、當二劉二作ルベシ。
 至廣千人、札記、索隱、漢書及相如列傳並云、八百也。注云、
 賈推賢之民、札記、索隱、趙結之人、上音推、要、謂趙南越也。注云、
 富埒卓氏、札記、索隱、埒者、埒音鄰、相次。注云、
 連車騎云、賜與名注、昭說、下、札記、索隱、謂、通賜與於游、開公

子、得其名、注云、方苞曰、車騎、連木、賈侯、以、商、賈、通、之、既、二、游、關、公、子、得、復、交、諸、公、二、度、ル、名、ア、リ、而、テ、蘇、所、ノ、利、又、過、當、ナ、リ、愈、於、織、齊、注、正、疏、上、札記、索隱、謂、孔氏以資給諸侯公子、既已得賜與名、又蒙其所得之富、過於本資、故云過當、乃勝於細碎檢言之也、織細也、方言云、織小也、愈勝也。注云、
 曹邴氏、札記、索隱、邴音柄也。注云、
 刀削、札記、刀、刀、二、作、ル、云、フ、中、統、本、刀、各、本、刀、二、作、ル、志、疑、云、玉、刀、刀、亦、人、姓、俗、刀、二、作、ル、非、ナ、リ、注、正、疏、上、索隱、上音唯、姓也、閉如字。注云、
 與、母、刀、注、發、聲、助、ノ、下、札記、索隱、案、奴、自、相、謂、曰、索、見、去、求、官、爵、邪、曰、無、刀、無、刀、相、止、之、辭、也、音、不、去、止、爲、刀、氏、作、奴、也。注云、錢大、所、曰、古、者、得、臨、下、近、シ、服、左、傳、解、並、云、爵、者、也、所、以、臨、其

宣曲任氏之先

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關北地。爲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

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

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

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音灼。云。爭取賤賈

金玉也。○正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

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

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

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

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曰。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

俗通云。馬稱匹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故云匹。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匹。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匹。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匹練。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匹。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曰。齎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代。反。與人物云。齎。周禮注。齎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

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其息什之。日謂

出。一得。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膏。田蘭。章家栗氏。安陵杜杜

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爲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作淑。又作較。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

材也、鹽元年正義ニ見ユ、此刀爵ヲ以テ酌ヲ合ス、亦爵ヲ讀ム、如シ、按ニ錢說ニ依レバ、寧口蓋スモ、刀氏ノ奴ト爲ルト謂フ、故ニ下文其力ヲ盡サシムト言フナリ。

師史、札記、索隱、師姓史名ト注ス。

轉發以百數、祖師古曰、轉發ハ、車ヲ以テ物ヲ載セテ利ヲ送フ者ヲ謂フ。

宜曲注正義宣曲官名、札記宣曲官ニ作ル、云フ宮ヲ官ニ謂ス、漢書文選注ニ依テ改ム。

晉道倉史法泰邊縣名、札記案下時字アリ、云フ南宋本時字アリ、顔師古曰、京師四方諸道ニ於テ、其租ヲ督スルノミ、道ハ上道ヲ謂フニ非ズ、倪思曰、晉道ハ倉在ル所ノ地名ノミ、猶後傳注漢宮闕疏、稱スル所ノ細柳倉ノ如キナリ。

人爭取賤賈、凌雅曰、賤賈ハ、即田舍價ノ賤キ者ナリ、晉說謂フ所ヲ知ラズ。

以爲鉅計、注漢書音義復出、札記之ヲ刪リ、

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

度云富爲州。掘豕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中之第一。

富。索隱曰漢書桓作稽。正義曰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者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徐廣曰酒或作細。闕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酒削謂磨刀以水

酒之。又方言曰劍削關東。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太官

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以末椒薑扮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

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彊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陳仁子曰世譏遷述貨殖則崇執利過矣遷之言曰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此其說殆有爲者非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謂烏氏倮寡婦清足以動始皇之羨慕其又後也極天下之可鄙可賤者以寫斯民求富之情狀遷之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踵遷史敘貨殖雖多襲遷語然自宣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漢初人天漢而後獨無聞焉豈非告緡權算之餘陶朱猗頓之輩不能自存乎議者謂遷史爲謗書其得固以自道矣。

董份曰嘗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胷中所識見如市兒賈豎歎黠錢帛不復知天下禮義何事若然是不知黑白之形何以能上下數千載斷折往古其是非雖閉謬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何以至是嘗讀其千乘之王萬家之侯尚猶患貧予以爲漢武方征伐四夷與神仙土木之事故府庫虛乏百姓皆耗責及王侯薦幣耐金而以此失侯者亦稍稍而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如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若以爲實言何至鄙猥顛倒如是耶又曰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神采蓋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絕可以見太史公之材獨冠古今。

趙汭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而序武帝

水ヲ蓄フル所ヲ酒滌人
ルナリ。
胃助注秦隱宋板按抄
之札記抄ナ粉ニ作ル。

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爲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踏始皇之覆轍。不待議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腳。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奢奢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爲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爲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親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爲知太史哉。

史記評林卷一百二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爲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爲火正。以淳耀淳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爲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

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爲一。故愆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案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愆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爲己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

正義曰。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爲司馬氏。

司馬

北正黎、漢書火正黎二
作ル、張晏臣瓚ハ漢書
注ナリ、故ニ索隱之ヲ
辨ス。
注南方正重、札記方字
ナシ、云フ南下方字ヲ
衍ス、考證刪ル。

其後也注索隱然後案彪
之序、札記云、後案二
字疑フ倒ス。

氏世典周史

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先代兼爲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

惠襄之間司馬氏

去周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

少梁

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案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

衛或在趙

索隱曰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

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

趙者

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

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

因

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

錯孫斬事武安君白起

徐廣曰斬一作斬○索隱曰錯音七各反斬音紀聲反

而少梁更名曰夏陽

斬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

還而與

以傳劍論注信廉仁勇札記信廉勇二作注索隱蘇林云云札記蘇林云傳作搏言手搏論而釋之所以知名也二作手搏論而釋之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字引之即傳手以搏字引之非非此疑誤也

因

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

錯孫斬事武安君白起

徐廣曰斬一作斬○索隱曰錯音七各反斬音紀聲反

而少梁更名曰夏陽

斬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

還而與

之俱賜死杜郵

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爲里李也

葬於華池

晉灼曰地名在郿縣○索

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

斬孫昌昌爲秦主鐵

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印爲武信君將

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案晉譙國

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瞶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印也

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

索隱曰漢書云項羽

封印爲

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

索隱曰漢書作母擇並音

亦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

瓊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

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

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

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瓊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

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注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案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爲在丞相上耳○正義

葬高門注正義夏陽縣故札記按下城字アリ云フ城字脫ス考證増ス

按爲太史公錢大昕曰按ズルニ太史公是官名遷父子世其職ニ居ル衛宏ハ漢人其言信ズベシ而テ後人多ク之ヲ疑フ予謂フ位在丞相上ハ殿中ノ班位丞相ノ右ニ在ルヲ謂フ職任丞相ヨリ尊キニ非ルナリ虞喜

謂之、朝會坐位、猶居公上、蓋之、下得たり、子長官、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漢儀注云、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者、正合、史記一書、惟自序前、太史公稱、及、封禪書兩太史公、稱、其父、指、餘、皆、自、稱、阿、其、父、尊、阿、為、者、非、ナリ、王、鳴、盛、曰、自序、內、談、太、史、公、ヨリ、以、下、一、段、其、父、談、事、ヲ、敘、ス、凡、六、太、史、公、稱、ス、皆、談、ヲ、指、ス、ナ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云、ヨリ、以、下、既、ニ、父、談、ノ、言、ヲ、述、ベ、又、上、大、夫、遂、ト、相、往、復、シ、又、自、李、陵、ノ、禍、ニ、遭、ビ、史、記、ヲ、作、ル、事、ヲ、述、ベ、凡、四、太、史、公、ト、稱、ス、皆、自、ヲ、謂、フ、ナリ、其、下、文、ニ、至、リ、漢、興、文、學、彬、彬、而、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此、ハ、則、又、其、父、ニ、屬、ス、其、下、又、云、太、史、公、仍、父、子、相、續、其、職、ハ、則、其、父、子、相、繼、キ、太、史、公、ト、爲、ル、故、ニ、太

史公ト稱スルヲ得ルノ旨ヲ標明ス、其下又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ヲ作リ、太史公書序略ト爲ス、此稱父子之ヲ共ニス、未又總之ヲ結デ曰、太史公曰、余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此太史公ハ、則又自稱ニ屬ス、本紀列傳等篇ノ皆云フ所ノ太史公ハ、則亦皆自稱ナリ、班氏撰、談ノ旨ヲ以テ述、言ト爲ス、蓋名稱、日ナ、スルニ因テ、洞、致、ス、談、爲、太、史、公、注、正、義、釋、在、武、本、紀、也、錢、錚、石、云、武、本、紀、未、ダ、此、文、ヲ、見、ス、有、省、不、省、耳、錢、大、所、曰、爾、雅、ニ、省、善、ナリ、有、省、不、省、猶、善、アリ、不、善、アリ、ト、言、フ、如、シ、陰、陽、之、術、大、詳、注、云、錢、大、所、曰、古、書、詳、通、用、ス、易、ノ、禮、考、詳、釋、文、云、本、亦、詳、ニ、作、ル、書、呂、刑、ノ、告、爾、詳、刑、後、漢、劉、向、傳、注、引、詳、刑、ニ、作、ル、君、與、其、終、出、于、不、詳、漢、石、經、本、詳、ヲ、詳、ト、爲、ス、小、司、馬、詳、戰、ヲ、戰、ト、爲、ス、是

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爲長。乃書談及遷爲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瓊及韋昭桓譚之說皆非也。以桓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徐廣曰。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曰。布內反。顏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駟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詳。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爲疎。○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正曰。章云。墨翟之術也。尙儉。後有徐巢子傳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遍。徧循。言雖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眞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索隱曰。瞻市豔反。漢書作濂。古今字異也。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

未古文字ヲ識テザルナ
名家使人儉、董份曰、
儉者儉ハ是ナリ、名家
ヲ儉ト言フ若キ、略ル
ベカラザルニ似タリ、
蓋此乃檢字、上儉字ア
ルニ因テ、寫者遂ニ誤
法ナリ、又曰、檢ハ東
ナリ、下文苛察繳繞即
檢束ノ意ナリ。
繳明法之要、札記明ナ
名ニ作ル、云フ漢本名
ナ明ニ誤ル。
二十四節注謂月令也、
札記謂日月也ニ作ル、
按二漢書注月令ニ作
ル。

之要。去健羨。

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

絀聰明。

索隱曰。如淳云。不尙賢。絕聖弃智也。釋此

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

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

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

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

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

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

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

日堂高三尺。

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

土階三等。茅茨不剪。

正義曰。屋蓋曰茨。以茅覆屋。

采椽不刮。

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椽榑也。正義曰。採取爲椽。不刮削也。

食土簋。

徐廣曰。一作漚。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

啜土

食土簋注一作漚。札記
謂二作ル、云フ爾宋柯
本謂、他本謂二爲ス、按
二漚ハ飯ヲ盛ル瓦器ナ
リ。
糲梁之食、札記雜志云、
糲ハ粗、梁ハ精、連文
ヲ得ズ、梁當ニ菜ト爲
スベシ、李斯傳、菜糲
之食、韓子五蠹篇、淮
南精神篇、人間篇、皆
糲菜ト糲糲ト並ビ舉
グ、其證ナリ。

采椽不刮。

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椽榑也。正義曰。採取爲椽。不刮削也。

食土簋。

徐廣曰。一作漚。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

啜土

刑糲梁之食。

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瓊曰。五斗粟三斗米爲糲。音刺。韋昭曰。糲。盛鉢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

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正義曰。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

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

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

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

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索隱曰。案禮親親。父爲首。尊尊。君爲首也。

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

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

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

因物與合、札記志疑云、漢書與舍、作、後漢書馮衍傳引、與物趨舍、二作、蓋舍字是、顏師古曰、與、起、舍、人、不、朽、札記云、漢傳巧、心、不、朽、顏師古云、史本朽、心、不、朽、後人之改、巧、字、古、戲、字、若、正、二、守、約、約、

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正義曰：無爲者，守清淨也。其實易行。正曰：各守其分。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章昭曰：因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聖人放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案李奇曰：聲，則名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注音款空也、錢大昕曰、漢書與舍、作、後漢書馮衍傳引、與物趨舍、二作、蓋舍字是、顏師古曰、與、起、舍、人、不、朽、札記云、漢傳巧、心、不、朽、顏師古云、史本朽、心、不、朽、後人之改、巧、字、古、戲、字、若、正、二、守、約、約、

不先定其神、札記志疑云、下二形字、脫、漢書アリ。

耕牧河山之陽、方苞曰、春秋傳、山南、陽、爲、水北、陽、下、爲、水、

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反，混混者，元氣神者之貌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章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

鄒嶧注鄒縣西、札記北
二作ル。

鄒縣彭城注正義音翻ノ
下、札記、漢末陳蕃子
逸爲魯相、改音皮、田
廣魯記云アリ、云フ
漢本刪ル、蓋索隱ト複
スルヲ以テナリ。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云云、方苞曰、封神書
諸方士封神ヲ以テ不死

ノ名ニ合フト爲シ、怪
物ヲ致シ仙人ニ接スル
ヲ載セ、而テ特ニ諸儒
封禪ノ事ヲ辨明スル能
ハザルヲ書ス、故ニ此
ニ於テ、其父憤ヲ發シ
以テ死スルヲ著ス、蓋
己與リテ事ニ從ヒ、而
テ方士ノ妄ヲ辨明スル
ヲ得ザルヲ憤ルナリ。

四百餘歲、札記百下有
字アリ、云フ官本有字
アリ、漢一本ナ引ク同
ジ、漢傳ト合ス。

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
 峰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
 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
 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
 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登宛委山。發金
 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
 卽此。闕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峰皆似。故曰
 穴也。闕九疑。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
 探窺之。亦搜探遠矣。○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汝泗。正義曰。兩
 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東北而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正義曰。鄒縣名。嶧山
 南。歷魯。十二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鄉射之禮。巨困鄒薛彭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徐廣
 索隱曰。潘本音蕃。案田襄魯記云。靈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
 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鄒。鄒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邦國也。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
 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
 正義曰。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
 與音預。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
 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
 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
 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
 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
 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

遷居太史令。錢大昕曰。令當二公。作ルベシ。正義ノ文證スベシ。注司馬ノ下。遷字アリ。軸史記石室云云。董份曰。軸ハ即釋ナリ。董份記ヲ發シ。而テ其緒ヲ釋ヌルヲ謂フナリ。

天歷始改。邵贊曰。天歷アリ。人歷アリ。天歷。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ニ始リ。環ノ端ナキ如ク。終レバ則復始ル。太史公所謂天歷。此ノ謂ナリ。人歷。是ニ合スルノミ。諸神受紀。張公曰。新ニ元ヲ改ルヲ以テ。明堂ヲ立テ。諸侯及ビ郡守ヲ朝シ。正朔ヲ受ケ。各山川ノ祀アリ。故ニ

諸神受紀ト曰フ。師古曰。張說是ナリ。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錢大昕曰。孔子魯哀公十六年ニ卒ス。漢武帝太初元年ニ至リ。凡三百七十五歲。五百歲ト云フ。誤ル。上文云。自漢興以來四百有餘歲。其實尙四百有餘。有能紹明世云云。方苞曰。其父兼テ六家ノ要指ヲ論ズト雖セ。而モ自ラ處シ。子ヲ教フルハ。則儒ニ一ナルヲ著スナリ。紹明世ハ。孔子ニ繼テ。而テ世教ヲ明カニスルナリ。上大夫遼遂注。索隱云。錢大昕曰。十二諸侯年表。上大夫流仲舒ト稱シ。封禪書。新垣平ヲ敘シ云。是ニ於テ平ヲ貴クシ上大夫トス。萬石君傳。上大夫ノ稱ヲ以テ稱リ家ニ老ス。侯幸傳。鄧通官上大夫ニ至ル。韓嫣官上大夫ニ至ル。漢時本上大夫ノ官アルニ似タリ。又封禪書。公孫卿ヲ拜シ中大夫ト爲ス。

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軸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軸音抽。○索隱曰。如淳云。軸。徹舊書故百石也。事而次述之。小顏云。軸。謂綴集之也。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案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萬靈罔不禮祀。馴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

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略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爲閉。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己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索隱曰。案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之誡也。夫春

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

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

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

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馴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爲之誤。○索隱曰。注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

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索隱曰。案弑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

耳。已者。語終之辭也。

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繆以千里。馴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

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

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

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

則犯。正義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一曰違犯禮義。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

君不君則犯ノ上、札記夫字アリ、云フ南宋中統游毛本夫字アリ。

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狀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

七三六

外殊俗。重譯款塞。

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

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屢陳蔡作。

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

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學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素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胎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一。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名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

虞舜不台注台音怡、錢大昕曰、五帝本紀、舜讓於德不悅、徐廣云、今文尚書不怡二作、台古ノ怡字ナリ、

七三八

七三九

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沔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豪即嬴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嬴山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鍾鐻也○索隱曰鐻音巨鐻鍾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

殺慶救趙、札記云、中按游本吳校金板慶字卿二作、

子冠 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

正義曰。音頌。

諸呂不台。

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擇也。不為百姓所說。○索隱曰。案此贊本韻則怡擇為是也。

崇

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

大臣洞疑。

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

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大臣洞疑。札記雜志云。洞讀于何下為ス。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一本封上有建字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天下三擅。札記題三作。云。南宋毛本。他本擅三作。

疆弱之原注天漢序曰、
札記云、下二句、漢書
序傳ニ見ユ、此天字衍
ナリ、序下傳字ヲ脱ス、
注正義相代相、札記云、
下相字疑フ衍ナリ。

維高祖元功、札記雜志
云、高字後人加フル所
ナリ、文選梁都賦注、
漢高祖功臣頌注、印魏
武帝文法、引テ皆高字
ナシ、下文荆燕世家ヲ
述テ云、惟前節旅ト、
又其一證ナリ。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
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啟義依霍庶幾云已。○索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

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捐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作樂書第二。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言此樂書。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疆。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疆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阪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

律居陰而治陽云云。方... 卷曰。神化ノ幽微ヲ陰... 陽ノ爲ス。形象ノ顯見ヲ... 神ノ存シ。而天地之氣... 格シ。吉凶勝負ヲ知... 故。律居陰而治陽... 曰フ。歷ノ象數ノ顯。用... 以テ日月星辰ノ... 行。四時五氣ノ變ヲ推... 歩ス。故。律居陽而治陰... ト曰フ。更相治。即... 陰ヲ治メ陽ヲ治ムルナ... 律之ヲ忽微ニ失ヘ... 則氣應ゼズ。歷之チ... 忽微ニ失ヘ。則度必必... フ。故。曰。閉不容忽... 錢大川曰。朔當。烈。ト... 五。秋分則定。朔定。而... 不熟。故十二則而當一... 粟。高勝云。聖古文妙。

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尙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應聲。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尙矣乎。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聞不容翏忽。索隱曰。案忽者。愆文之微也。翏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聞不容輕忽也。言翏恐衍字耳。○正義曰。翏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閒。不容比微細之。五家之文。佛異。索隱曰。佛音悖。一音扶。物反。佛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歷。其文相戾。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爲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祿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徐廣曰。一云答應。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

ニ作ルナリ、小司馬... ナリ。輕ト爲ス、之チ失フ。

申呂肖矣、札肥、願氏... 日知錄云、肖ハ乃削字、其旁ヲ脫ス、孟子嘗之削ト同シ。

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奚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詒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瘳。瘳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呂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瘳。呂尙之祖。封於申。申呂後瘳微。故尙父微也。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味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纏繆也。音亡又反。謂太公繆。綢繆於幽。權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

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

番音婆。毛萋云。番番威勇武貌也。

奚饗營丘。不背柯。

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

徐廣曰。闕一云。監解。

一作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

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

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

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

索隱曰。謂王。哈禪其相子。

之後卒 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

索隱曰。案。系家云。管。

姜姓解亡。札記雜志云。
解當鮮。鮮。作。解。解。
鮮。解。解。解。解。解。
曰。解。解。解。解。解。

燕易之禪。札記志疑云。
易。哈。哈。哈。哈。哈。

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

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

曹是 嘉仲悔過。

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

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

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

索隱曰。衛 南子惡。蒯聩。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

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

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

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別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別成君。宋乃滅。

牧殷餘民。札記牧。牧。牧。牧。牧。牧。
二作。二。二。二。二。二。
股餘民。下云。各本牧。
二作。非。非。非。非。非。
衛傾不寧。札記傾。傾。傾。傾。傾。
二作。注。注。注。注。注。
隱本頃。各本傾。二作。

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卒滅武公。驪

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

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

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少康封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句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

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黿鱉與處。索隱曰。黿音元。黿音盪。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

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

乃復國陳。余有丁曰。楚莊王陳二克。申叔。ノ陳ヲ以テ而テ之ヲ復ス。故ニ復國陳ト曰フ。

實賓南海。札記云。柯本賓。居ニ作ル。按ズルニ。此文亦當ニ讀テ損ト爲スベシ。

彊吳以尊周宰。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

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

世家第十二。

維驥騮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爲反。佐文尊王。卒

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

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

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

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方苞曰、事傳二於考フルナシ。

作田敬仲完世家、札記志疑云、史記篇題、名字兼テ書スル者ナシ、此必後人ノ妄ナリ、漢書遷傳、敬仲二字ナシ。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

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

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強。

栗姬傾貴、錢大昕曰、似ハ負ト同ジ、持ナリ、武安侯傳贊、武安負貴而好權、此ト同義、下文梁孝王ヲ述テ、但愛粉功ト云フ、亦同ジ。

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絀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疆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恍午信齊。正義曰。謂祝午也。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

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

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

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

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

邑。以扞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藩屏京師。唯梁為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

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

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成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軼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札記。雜志。顧子明。引。曰。モト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二。作。ル。上文在趙者。以傳。劍。顯。其。解。是。其。證。ナ。リ。今。本。上。下。錯。亂。シ。又。書。字。ナ。脱。ス。

天下患衡秦毋廢。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鄆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

獵儒墨之遺文云云。方苞曰。傳二稱。天下

方ニ縱橫戰伐ヲ努メ、而テ孟子乃唐虞三代ノ德ヲ述ブ、荀卿儒盛道ヲ興、孟子序列ス、荀卿儒盛道ヲ述ハ、荀卿ノ統紀ハ、孟子ヲ謂フナリ、綱目王利端ハ、孟子ヲ謂フナリ、列往世興衰ハ、荀卿ヲ謂フナリ、史記序稱スル所、先後錯綜多シ、陳杞世家、安周陳杞、楚實滅之、田齊既起、齊何人哉、管晏傳序、晏子儉矣、夷吾則齊、齊桓以霸、景公以治、正ニ此ト類ス。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

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

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

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近。○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謂辱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

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滑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中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儼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鄴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瀛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

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

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

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

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

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

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爲臣

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

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番

徐廣曰一作莫蕃音普寒反

維仲之省、錢大昕曰、省入聲ト訓ズ、仲罪ヲ以テ王爵ヲ奪ハルト雖モ、而モ高帝猶之ヲ殺トス、故ニ又其子ヲ封ズルナリ、ナリ、榮顯侯モ亦兄ノ子ナリ、其母ノ不祥ヲ以テ、故ニ王タルヲ得ズ。

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

者。壯有漑。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

壯有漑、札記志疑云、壯即莊字、鄭當時ノ字ナリ、按ズルニ、漑下疑フ焉字アリ、上長孺矜焉ト對ス。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云云、方苞曰、武帝古ニ依リ庠序ヲ崇ビ、以テ教化ヲ興ス能ハズ、而テ儒術反テ變ジ、文辭ノ學ト爲ルナ傷ムナリ、史序微文多ク、敢テ斥指セズ、酷吏ノ如キ、天下ノ公惡スル所ナリ、而テ序ハ乃曰、民群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齊之、皆辭褒美ノ若ク、而テ義說刺ヲ存スルナリ。欲觀中國、札記云、毛本觀ヲ親ニ作ル。不旣信、札記雜志云、方苞廣雅、並ニ云フ、旣ハ失フナリ。能亦各有所長、札記雜志云、能ハ乃ナリ。

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

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

所用欲循。

徐廣曰。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

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翦。妄加穿鑿。此篇不

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

齊楚秦趙云云。方苞曰。各有俗所用。句下爲。日者其國俗。因。各用。所。不。延。法。アリ。循。其。大。旨。ヲ。觀。シ。ト。欲。ス。故。此。傳。ヲ。作。ル。ヲ。言。フ。ナリ。天。官。書。ニ。國。殊。竊。穴。家。占。物。怪。ハ。即。各。俗。用。フル。所。アル。ノ。謂。ナリ。

接三代統業。札記雜志云。統當漢書二從テ

絶ニ作ルベシ。絶業末流下對ス。文選頭陀寺碑注。史記ナ引ク。正ニ絶ニ作ル。

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

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

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

如淳曰。章程。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瓊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

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

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

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索隱曰。蓋。姓也。音古蓋反。

而賈生鼂錯明申

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

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

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惣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

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

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

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竝時則年曆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歷

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

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

一轂。駟案漢書音義曰。象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

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

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己音紀。言扶義俶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

也。於時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

公書序。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

也。略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曰。漢書作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

爲太史公書序。札記云。索隱本。上五字。引。序字。連。疑。當。二。下。句。二。疑。當。大。所。曰。子。長。先。人。業。之。述。也。符。作。春。秋。之。後。故。太。史。公。書。下。曰。官。以。之。之。名。之。者。父。志。承。承。

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整齊百

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

大傳之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在京師也。穆天子傳

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所謂藏之名山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

之爲。亦有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

樂乎此也。第七十。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遷獄室。有怨言。下獄死。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駟案漢書音

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

世家。龜策列傳。傳。斬。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

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

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

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

無筆削功。何燕鄙也。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

下獄。情哉殘缺。非才妄續。

ナリ。虞卿呂不韋等書ノ例ヲ以テ之ヲ言フ。當ニ太史公春秋ト云フ。ハシ。春秋ト稱セザル。者。謙ナリ。班史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漢商榷所太史公七篇。俱ニ春秋家ニ入ル。而テ班叔皮亦稱シテ太史公書ト爲ス。蓋子長未ダ嘗テ其書ヲ名ケテ史記ト曰ハザルナリ。桓譚云。遷書ヲ著シ。成ル。以テ東方朔ニ示ス。朔皆署シテ太史公ト曰フ。之ヲ署スル者。其書ヲ名ケルナリ。或ハ察セズ。公ナリ。以テ朔遷ヲ察ブ。稱ト爲ス。之ヲ失フ。遊シ。中。史記ノ名。疑フ。魏晉以後ニ出ゾ。子長著書ノ意ニ非ルナリ。厥後六經異傳。注取協於經異傳。經上六字ヲ脱ス。方苞曰。六經並ニ別傳ノ書ヲ合セ。以テ史記ヲ爲ルヲ言フナリ。俟後世人君子。札記云。漢書以漢後聖君子ニ作ル。索隱本ト同ジ。雜志云。今本以字ナク。

世人二字アル、皆後人ノ改ムル所ナリ。第七十注衛宏云云、王鳴盛曰、斐自序ノ末ニ於テ、衛宏漢書儀注云云、今景紀ヲ觀ルニ、經テ其粗ヲ言ハズ、又運置室ニ下ル、天漢三年ニ在リ、後中書令ト爲リ、尊寵職ニ任ズ、其卒スル昭帝ノ初ニ在リ、罪ヲ獲刑ヲ被ルチ距ル、蓋已ニ十餘年ナリ、何ゾ置室ニ下リ怨言アリ、獄ニ下テ死スト謂フナ得ンヤ、情事ト全ク合ハズ、皆是ニ非ズ。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終

(漢文大系第七卷總紙數七百七十六頁)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發行

(漢文大系第七卷奥付)

正價金貳圓

校訂者 重野安釋

編輯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 富山房編輯部

發行者 合資會社 富山房社長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青木弘

印刷所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株式會社 秀英舍第一工場



發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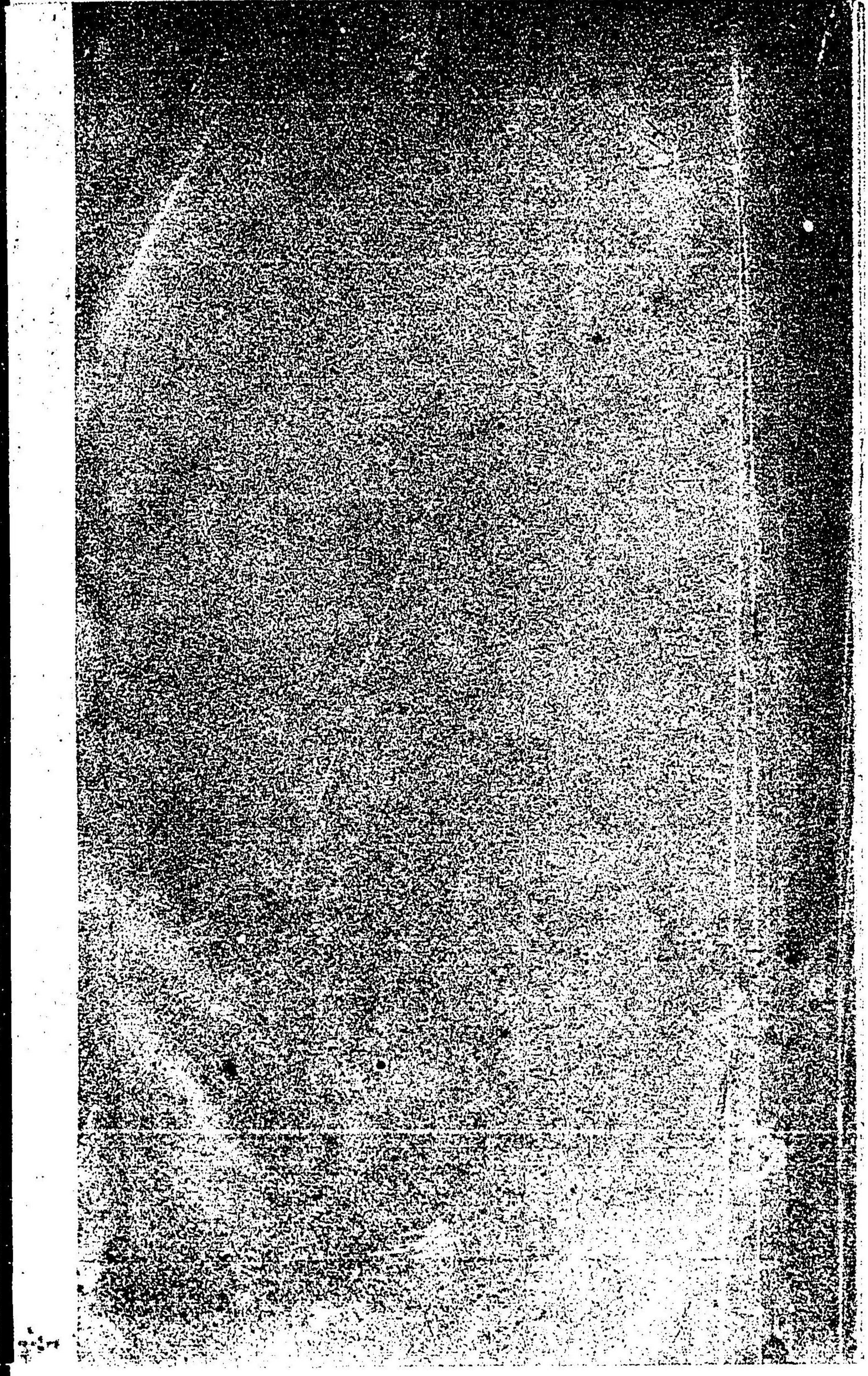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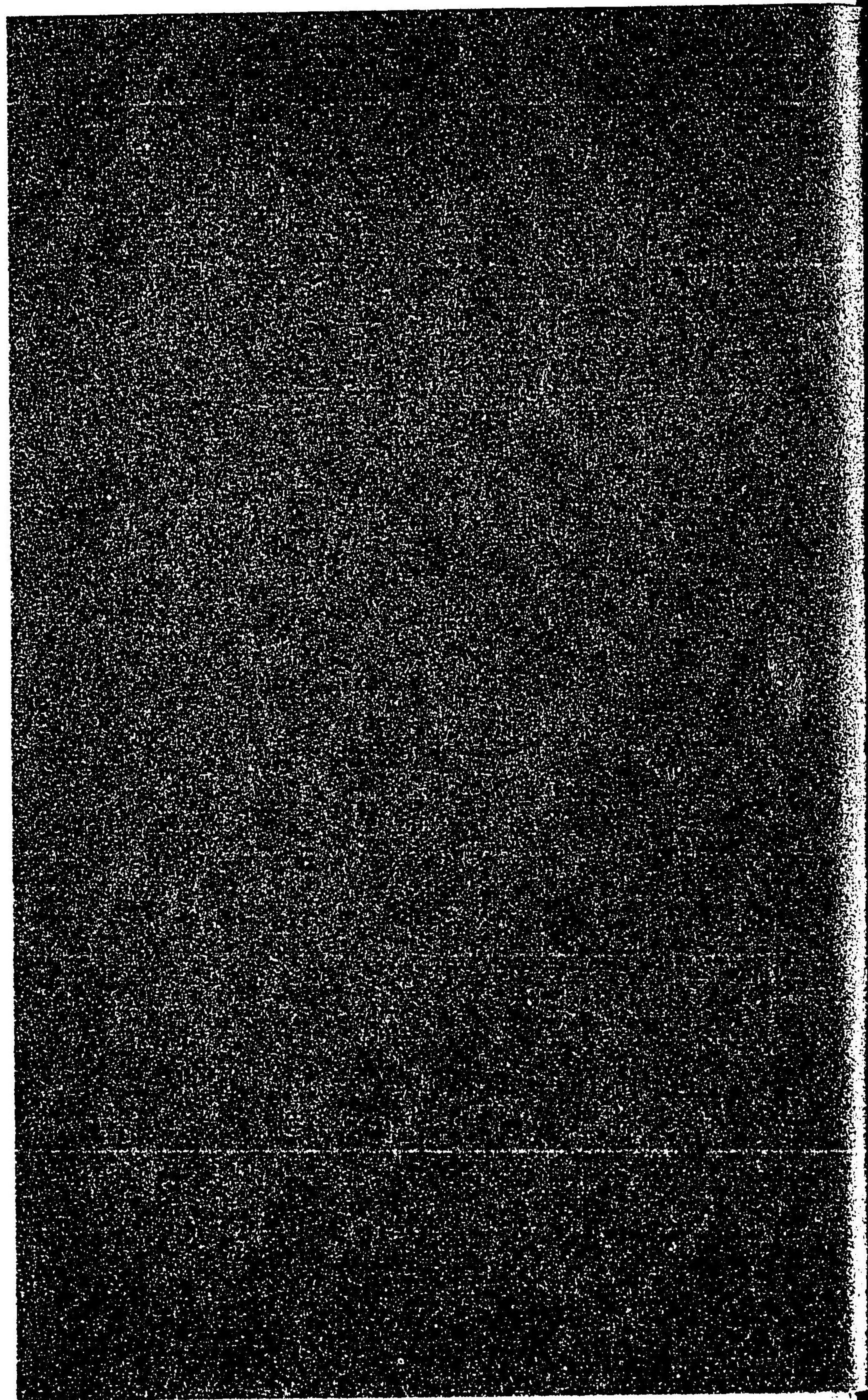
(明治廿九年六月設立)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

合資會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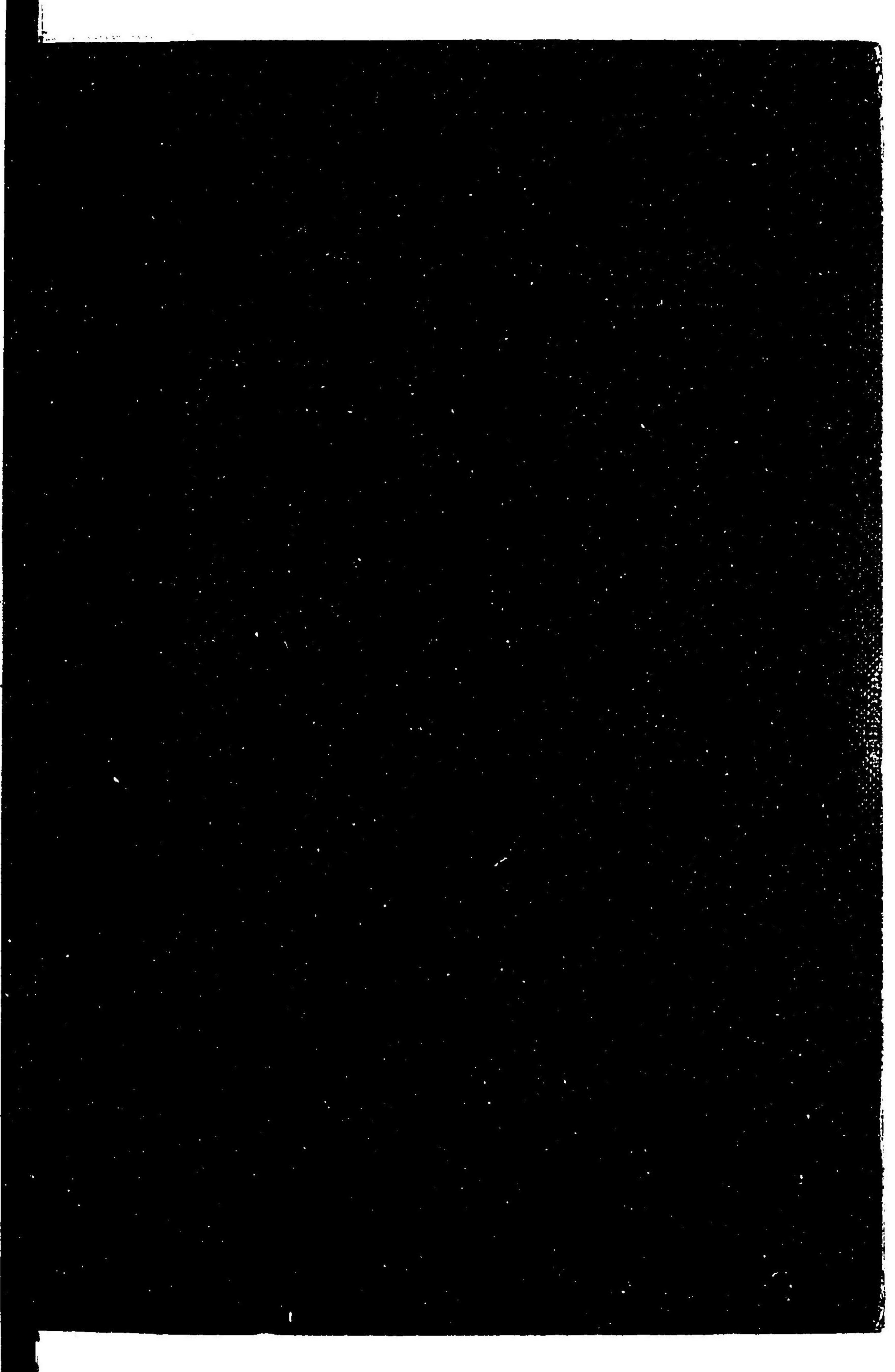
富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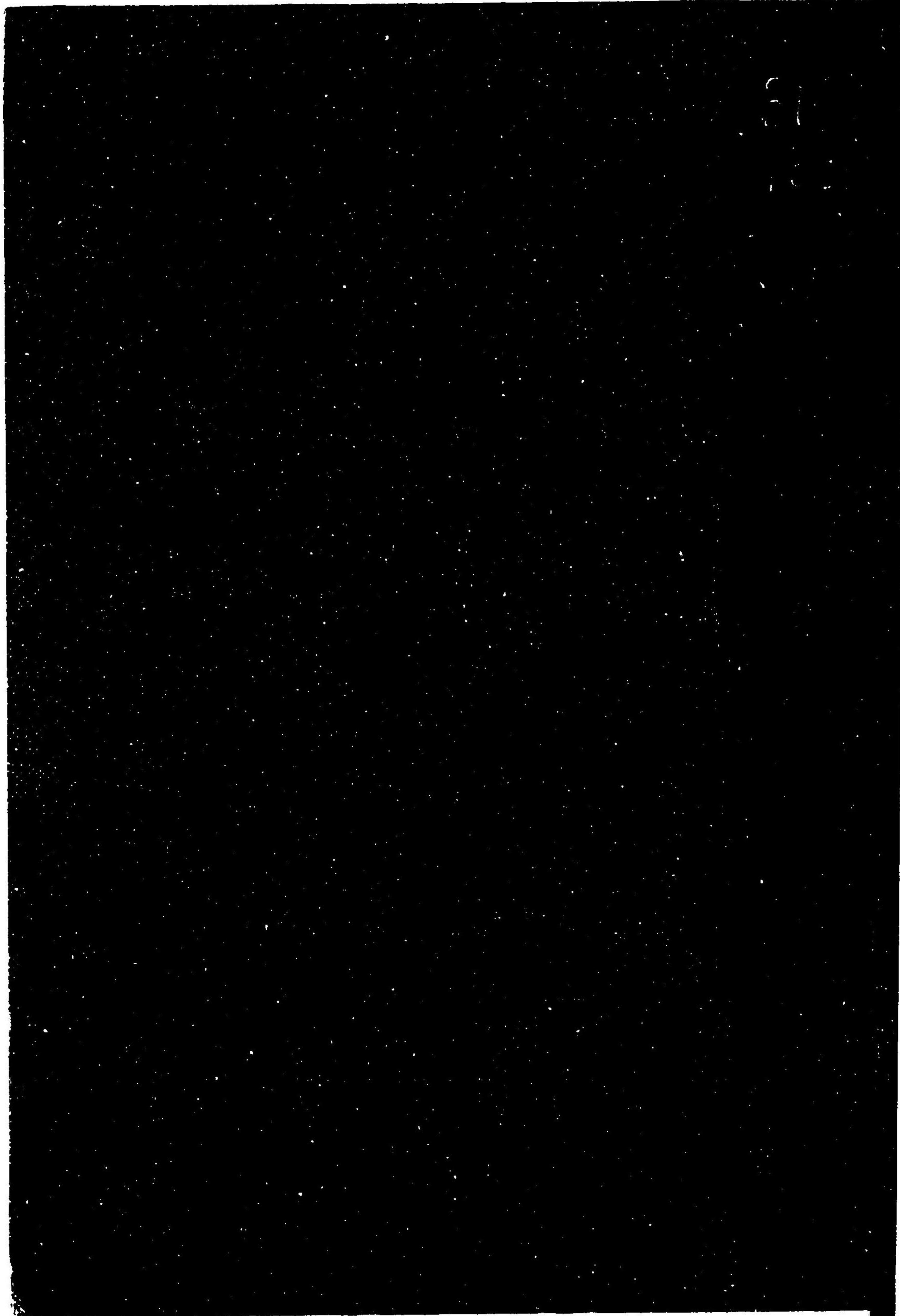
電話本局 四一三〇六 振替貯金東京五〇一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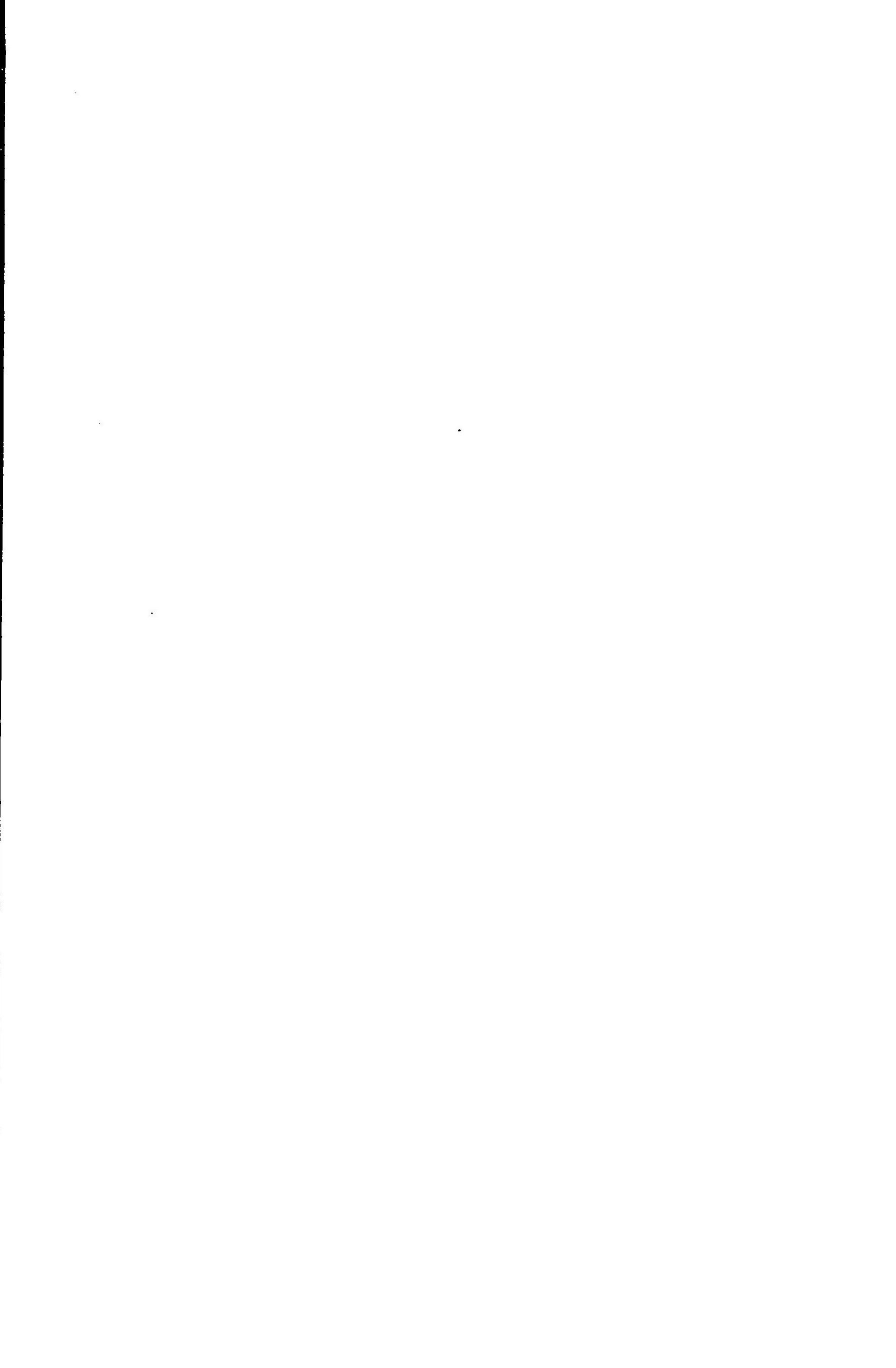
138





31

192



92 12 11